

原刊景印

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

任繼愈題



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

任繼愈題圖

第 111 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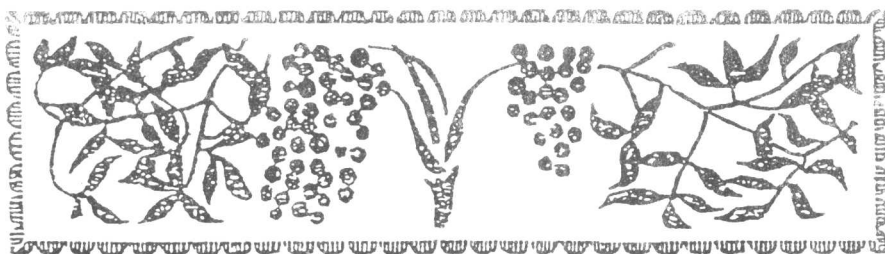
南瀛佛教會會報

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

南瀛佛教教



至南瀛佛教會發行



目次

平和之宗教	卷頭辭	三
▲法幢▼		
道元禪師聖訓講話	保坂玉永	九
金剛經物語	林藍林	八
淨土教綱要	三山元樹	二八
▲論壇▼		
中國僧伽生活私見	廣景	二
佛陀的成道怎麼樣	曾來	一五
朝鮮僧伽之報國	林秋梧	一八
疾病者の福音	耕雲	二三
本島に於ける佛教の地位	增田福太郎	三一
佛教と社會事業	井瀨義房	三四
▲說苑▼		
迷信悲話	松村生	三四
▲想華▼		
漢詩片片		一一二
大乘佛化社徵詩啓		一二
會報日本會規則	告	四
雜 我的信條	七	七
錄 編輯室	一〇	一〇

南 瀛 佛 教

第 八 卷 第 三 號

◆ 平和之宗教 ◆

吾人所言之佛教、平和之宗教也。其目的在乎「轉迷開悟」、「解脫成佛」。即吾人在此現實世界中、可以創作「人間淨土」、「極樂世界」。極樂也、淨土也、誠爲「平和之理想鄉」。八萬四千之法門、五千餘卷之經典、皆爲創作平和理想鄉之設計圖及其說明書。所詮、不外「平和」兩個字。

……佛陀自誕生之辰乃至入涅槃之夜、一代八十年間之生涯 宛然一卷平和之活動寫真。此非可與基督或孔子同日論也。佛陀年十九出家、三十成道、八十涅槃、前後五十年濟渡衆生、實以身爲絕對平和之表象；其間所說之法、即種々方便法門、一切經卷、盡是平和之宣言；信解佛意、繼承聖業教化民衆之人、謂之平和宣傳者。……於是「佛教是平和之宗教」者、儘佛法僧三寶、實現社會平和之狀態、毋容再論。

此平和之宗教、一家得之、爲一家之幸福；一國得之、爲一國之幸福；世界得之、爲世界之幸福。我佛教之目的在使人生永遠平和、與社會最大幸福。

謹 告 !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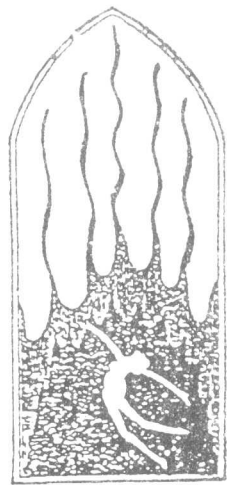
(請一讀)

本誌多年懸案的月刊問題、已於本年一月號實現了！會員諸君所期待的目的也到達了、而執事同人更宜一層奮發、加意努力、以副諸君之希望。然在來之出版、是限於會員和本會關係人的讀物、範圍很狹少。今後一變而為社會普遍的讀物了、即會員以外、不論何人、都可以隨意購讀。現在島內千餘名的會員、還是少數、未能達到本會創立之目的地、於茲必須托仗會員諸君的熱誠、大家一齊發菩提心、廣募會員、若能每人募集十人、則本會會員可以達到萬餘人、其次每人再募十人、便有十餘萬人了。……加以會員外讀者、就有數十萬、到這裡、本誌一回的出版、可以對數十萬人說法。使全社會一般男女大家知道佛教平等慈悲的意義、要使島內精神文化之向上、有什麼難為呢？不！現實人生的寂光世界、也是從這里可以建設出來的。

願會員諸君、蹶起、奮發、努力、同體佛心、大家免客氣、伸出同情的手足、攜帶一切人類——衆生、到現前淨土去罷！

注意!!! 募集會員時、請參看會則、便宜上不能加入為會員者、請他購讀亦可！

南 瀛 佛 教 會



道元禪師聖訓講話 (二)

保 坂 玉 泉

一、聖訓組織

其次後篇者、如前所述、是實殘門修養法也。大凡修養之洪範、是爲經典。若從高祖——承陽大師——之經典觀而言、非但黃卷赤軸之經典、即宇宙整々然之組織也。自然之規律也。如柳綠、花紅、松風、溪聲、皆莫不啓示無限說法之一大經典也。是故我等不可不信此經典、讀破此經典、而以此經典爲洪範也。若以通佛教而言、則第五佛經章、正是所依經典論。

其次對於成佛必要之問題者、是成佛可能論。

即我等之根機、是否真有成佛之可能耶？此問題

若非預先解決、第恐修行者勞而無功、不過空徒修業耳。於是、在大乘佛教中之法相、三論等之三乘家、立五性各別論等、則主張人性在於先天的是否有成佛之可能；在天台、華嚴等之一乘家、則主張一切皆成佛論。是爲佛教人性論、或根機論。之於修行法、修行論、爲不可缺之問題也。今第六佛性章、出於佛經章之後、發心章之前者、良有以也。勿論此佛性者、在佛性章所示：非如外道、小乘、三乘、一乘……之一種潛在的、種子的之良心或神力之謂也。即：春松、秋菊、皆佛性也；山河、大地、皆佛性也；艸木、叢林、人物、身心、皆佛性也；盡大地無一不是佛性。於茲、我等即佛性也、本來佛也、非成佛可能論之所能及也、在父母未生

以前既成佛矣。故吾人不是凡夫、亦不是迷昧者、從本來非迷界之凡夫而起認識、直至本來佛性顯現之信仰確立時、正是發心。所以有第七發心章。此章從通佛教觀之、該當於修行論。最後第八歸依佛章者、爲佛教徒之目的之成佛論。於吾宗、信佛性者、便是發心、發心直

可成佛。非如他宗以階級的修行、最後方得成佛之果；若留意在本來佛、是爲成佛。於是乎、我等在於發心歸佛以後之行爲、或日常之生活、——職業、悉非我等之人類行爲、皆爲佛作佛事之所表現也。是爲本證妙修。更進一步而言：我等是佛性之顯現、是佛子。如子慕親、

追慕佛陀之光明。

浴佛陀之慈悲、依佛力、得大信心、得大自在。營法悅之生活、是歸依佛相、又是成佛相也。

又佛經者、佛之口業口輪所表現也。佛性者、佛之身業身輪所顯現也。發心者、佛心佛意之意業意輪所表現也。所謂發心者、非凡夫所發之心、乃佛心表現我等者也。無歸依佛之相、正是當作佛之我等之三業三輪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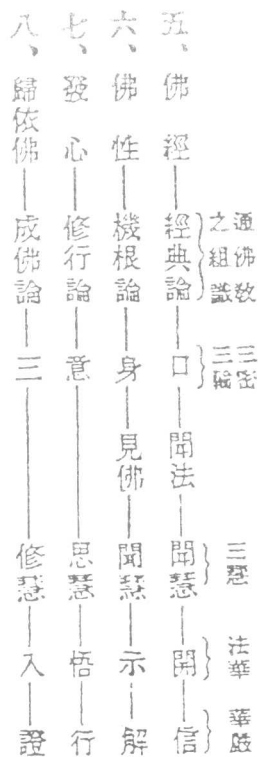
一者；非我等歸依於佛、亦非佛爲我等所歸依。是能依與所依冥合之狀態、歸依者亦是佛、所歸依者亦是佛、由三業三輪相應之外、則無所謂何物、是爲歸依之真相也。

今假密教之言而言：佛經章、佛性章、發心章、即如次第之口密、身密、意密也。歸依佛者、謂之身口意三密相應之狀態也。如是、則後篇亦可以身口意之三業、三輪、三密配釋焉。又若從見佛聞法之言而言：則佛經是聞法——耳聞之境；佛性是見佛——眼見之境。所言眼見耳聞之境者、肉眼、心眼、天眼皆通；肉耳、天耳皆通者、從吾宗之地位……固勿論。

其次、發心者、思慧之所開發也。歸依佛者、修慧之所成就也。所以後篇之第五、第六二章、在於聞慧、第七、第八二章、各々該當於思慧修慧、亦可以三慧配釋之。更進一步而言、少有穿鑿亦未可知、則後編四章、如其次第、若以「法華」之開示悟入、「華嚴」所組織之信解行證配釋之、其興味亦不少。

要之、後篇四章、自見佛聞法、至發心成佛、是實

殘修行之過程。圖示如下：



如前所述、前篇是約佛邊如言、後篇是約有情邊所示、故前篇四章與後篇四章、各有表裡之關係者、可以見出。佛光明之顯現是佛經、就佛邊所見者是佛光明、就衆生邊所讀破者觀之是爲佛經。於是佛光明與佛經、有本末之關係。即心是佛者、佛之全體觀、佛性者、是其分身觀。佛是全體、衆生是其一部分、故即心是佛與佛性有全分之關係。生死即涅槃之理、實際證現於吾心者、發心是也。彼此之間、有事理之關係。又坐禪者、是成佛之相、歸依佛者、是其用、可見彼此之間、成立相用之關係。

如是、前篇與後篇之間、有縱橫組織之關係、愈究竟之、愈現其無限之醍醐味之心地也。（二樹庵譯）

未完

我的信條

婦人矯風會 林子猷

一日是一生、要知道：今日是我底生涯最重要的日、須勵行最善的奉仕、即：「忍耐、克己、唯今日一日」。每日這樣的留意！

我的信條

津田梅子

一、有意志處必有道、
二、堅忍不撓、萬事成就。



金剛經物語 (七)

臺中佛教會館主

林 德 林

八

十一、菩薩的清淨心

尊者須菩提，對於修証的念想，不得聊存於心，上頭既反復數回，對佛進言了。然佛陀老婆心太切，恐怕他們心念未能盡淨，又提起往昔的故事來比較一番，要使其一心清淨，沒有絲毫的貪著念想，然後可以誘導他們入大乘法門，爲他們說大乘的正法。佛陀對須菩提說道：

『須菩提呵！你的意思如何？我——如來——於過去的昔日，在燃燈佛的地方，說是燃燈佛已經爲我授記——證明我能作佛——，斯時我對於授記，

有沒有得了授記的佛法？』

這個設問，却是佛陀的大慈悲心，愛衆生如赤子，教訓的周到，無所不至的發言。而須菩提等諒必也知道佛的本心才是。若論小果聲聞弟子，行在獨善其身，尙不可有存着得果的思想，何況爲一切衆生大導師的佛陀，那有區々於授記的名相呢？這是極淺的道理，雖小乘，或者未悟的凡夫，都可以推想而知啦。須菩提快答道：

『世尊呵！沒有！如來——佛陀——昔日在燃燈佛的地方，雖受了證明做佛的授記，而如來的器宇廣大、一心清淨，對於授記的法，實在沒有所得』。

據佛典說：過去久遠的時代，有燃燈佛出世，教化一切

衆生。那時節、釋迦如來也在因地修行、處々求道。因

爲買花供——燃燈——佛、燃燈佛爲他證明道：

『汝後來必能成道、叫做釋迦牟尼佛……』

授記、做佛、這無非是儀式上的名相、那有什麼所得？

要知道佛法是內心自證的、不是從外得來的。所以、如來對於燃燈授記、老實沒有得了什麼法。

佛陀又問：

『須菩提！菩薩在這一佛世界的國土中、有做了莊嚴佛事的工作嗎？』

嚴佛事的工作嗎？

正法眼藏云：

『所有十方世界、皆是佛世界、未有非佛世界也』。

法華經云：

『今此三界、皆是我——佛——有』。

十方世界、乃至——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——三界、都

是佛的世界。因爲凡一世界之中、必有佛出世、教化衆生。……佛陀教化的世界、叫做佛世界；佛陀教化的

國土、叫做佛國土。蘇東坡說：

『溪聲盡是廣長舌、山色豈非清淨身？』

承陽大師說：

『九山八海、是古佛之日而月面也、是古佛之皮肉骨髓也。……此是佛之所在、即淨妙國土也』。

這是證明一切世界、都是佛境界；而世界中一切萬物、都是佛心表現出來的。所以我們所居的地方、到處都是佛土。在佛土中生活的人們、去活動——印刷佛教的經論或抄寫；建築佛教的寺院或造佛像；以食料品或被服類藥品等去供養修行人；——種々の布施的工作、便是叫做莊嚴佛土。這些事、是普通社會都做得到的、況且菩薩。我想佛陀的本意、謂：若能這樣做去的人們、就是菩薩。不消說、是菩薩應該去做的義務。所以、佛問須菩提說、菩薩有沒有莊嚴佛土。

須菩提深會佛的本意、答道：

『沒有！世尊呵！菩薩沒有莊嚴佛土』。

菩薩老實有做莊嚴佛土的工作、怎樣說沒有？然說有、便有執相、就不對了。今尊者答以沒有、又恐怕世尊責

問過來。故接續又用着自問自釋的註腳說下去：

『怎樣說？ 所謂莊嚴，不過是儀式上的外相，應爲

而爲的義務，在菩薩的本心，實在沒有執著，況且

淨妙佛土，本是大自然而然的，那用修飾？ 修飾

下去，便是假造的，不是真莊嚴了。所以叫做莊嚴

者，不過是假立名義而已。』

佛陀聽到這里，知道他們對於發心修行的事，十分瞭解了，所以再爲他們證明：

『須菩提！ 汝說得很對了，汝們各位菩薩或大菩薩，應該要照這樣無念無執去發清淨心才是。千萬

不可

眼。見執著一切色相、

耳。聞執著一切音聲、

鼻。嗅執著一切香臭、

舌。嘗執著一切滋味、

身上執著一切相觸（男性與女性）、

心意執著一切萬法（世間事物）、

去發生種々區別心，應該使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，對於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境，一無所著，來發菩提心才是。』

佛陀要顯示佛的法身廣大，故舉下面的譬喻來比較：

『須菩提呵！ 比如有一個人，身體的長大，如須彌山王，汝的意思以爲這個身體大不大？』

須彌山：須彌是直譯之梵音，山是漢語，梵漢兼稱的名詞；梵語的正音叫做蘇迷盧(Su Me Lu)，漢土意譯叫做妙高山，是佛化土之一。據大藏說：凡器世界之最底下爲風輪，其上爲水輪，其上爲地輪，上有九山八海，須彌山居其中心，爲帝釋天所住的地方，水平線上高有三百三十六萬里。今佛陀先假這大山來比喻人身之大不大，質問於須菩提，看其會意如何，而須菩提是聞一知二知三的上是（高徒）知道佛的用意，即刻答道：

『甚大略！ 世尊呵！ 有如須彌山高大的人身，是很大很大的呀！』

尊者單說很大，是籠統而言的，恐怕在會的大眾兄弟，

未能十分了解，又再下註脚、解說「大」的所以然：

『須彌山雖說是大、還不足算的、怎樣說？凡

有形相的色身、便有生滅、有分限、那有生滅有分限的身相、雖大而不大。——是什麼緣故？在弟子的意見、謂：我佛時常教訓我們所說的非屬於形相的「法身」、就是大身』。

這個法身、是充滿宇宙、到處現成的永活佛身、不可以須彌山大的色身同日論的！

白隱禪師垂示云：

『山河大地、是一個大禪床、上下四維、十方世界、

是自己本有之大禪窟；陰陽造化、是二時之粥飯；天堂地獄、淨利穢土、總是吾之脾胃肝膽；樂府內外三百疊、是朝夕看教誦經；束白千億之須彌山、以爲一片之脊梁骨；其餘進退、揖讓、射御書數、皆是觀念菩薩萬善同歸之妙行。……』

這是描寫法身佛廣大和自在遙道的光景、我們信佛的大衆兄弟們、若能達到這裏的境地、何等爽快？

現在臺灣島內一般佛教徒、不但非認如來的法身、

連佛陀的色相都非認了。小地方的小寺院且置勿論、大叢林的佛殿中、也有濫祀什麼山神土地像、可憐就是了。

【本文】佛告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者在燃燈佛所、於法有所得不？不也！世尊！如來在燃燈佛所、於法實無所得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菩薩莊嚴佛土不？不也！世尊！何以故？莊嚴佛土者、即非莊嚴、是名莊嚴。是故、須菩提！諸菩薩摩訶薩、應如是生清淨心！不應住色生心、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、應無所住、而生其心！

須菩提！譬如有人、身如須彌山王、於意云何？是身爲大不？須菩提言：甚大！世尊！何以故？佛說非身、是名大身。

待續——

庚午元旦

洛江旋其文

年々株守愧故人。歲々風光又一新。香未暇開前韻。話多失憶却方陳。

焚香寂々除殘臘。爆竹聲々報早春。悟得浮生如大夢。無憂無慮且安貧。

評 悟徹人生如夢、安貧自樂、達人而已。

庚午元旦有作

北斗紫微見

春風消息到江城。臘鼓聲々歲已更。兩喜吾廬添瑞雪。居蘇共醉迎新正。

評 天真爛漫。

樵山拜頌

元旦書懷

基陸林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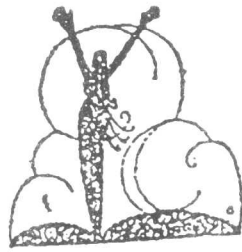
鼓鳴臘盡斗回寅。使我無才寄此身。楊地未歸寒士志。欲天莫作飯中人。

一枝文價猶難恨。三窟偏輸蚊蚋貧。瞥見駒光霜雨晚。空嗟滿首廿餘春。

評 勵鼓韶光如駛、人世無常、也是遲暮之士。

樵山拜頌

一一



△△中國僧伽生活私見▽▽

南山學校 釋 廣 謹

這篇文章，係廣法師在南山學校答客問的一節，其觀察嚴密，其言論有條有段，可作食睡佛徒的一服醒心劑，故特揭之，所一讀。

——記者識——

客問「廣法師對在來或現在中國的僧伽制度及其生活的意見怎樣」？

答「竊觀中國從來及現在僧伽所謂僧伽者，……不是無聊的文人，便是退隱的政客；或者由於出生後他的父母爲他占相卜命，巫者斷他是命不好的，帶着刑尅的，或什麼種々不吉、壽夭……等的妄言綺語；一面做父母的人們因爲沒有常識所致，恐怕爲這兒子連累家庭不幸，便要送給（或賣給）寺院爲僧或爲尼去了；而常住的主持僧或尼，也就體佛慈悲，容納他在寺院裡隨順度生。

這樣看來，前者既屬無聊、退隱之士，是爲清閒而來的，不是爲法而來的，自然是不要去做什麼工作。在他們的思想，以爲：佛門是整個清淨

一二

想 華

呈久賢寺小林先生 林居士

流錫其津石五年。偷閑搭線比前賢。門栽桃李唯三樹。雲起靈程佔上仙。

同 簡松筠

寶鏡初開返道新。毫光掩映老吾人。如來大造何須覓。我見依稀古佛身。

同 翁禮智

異鄉作客感人深。會得知音禪味吟。參透本來無一物。何難徹見丈夫心。

評 見佛聞法，深契禪味。 松山拜觀

一 新曆元旦 林光麟

葦床懸門歲月新。東來紫氣度何塵。祥光滿。方回首。柳眼垂金萬壽春。

弔達初師 釋曼陀

真誠學佛孰如之。一室孤窗竟夏時。願賢早知風雲燭。雄心豈料火中灰。調邊猿鶴聲聲冷。

的地方，完全不要和名教社會相關涉，以安逸幽雅自居。後者自幼由其父母送他入佛門……他底師長又沒有送他入學攻書，縱使有，不過使他學習生死版的唱誦讚歌，或念念幾句佛，持幾遍咒，早晚隨着大眾去鐘鳴上殿，敲鑪赴齋，或者坐香、打七等，其最出羣拔衆的也不過曉得到人家去赴應法事，爲死人誦經禮懺，說什麼做功德超度亡靈往西方，這等就算是會幹東西的人們了。又其他或能終日隱居在寺院裡——食睡、睡食、袖手偷閒——不管社會的安否，不干人家的俗務，這等就算是好品行、有修養的所謂（俗稱）好和尚了。

你看！前者因爲處世無聊、厭惡這人間社會來出家的——日落西山——老人們，那裡還有甚麼願力、能力、代佛陀去爲衆生說法、救濟民衆的苦惱？總是他們有時也會起了高興做出八股文章來，至於能否去研究佛典的工作，却是別的問題。

後者呢？要知道他們自幼以來是居在另一世界，不與人間社會相關涉的生活，居然和活於黑暗天地似的。到了青年或壯年時代，雖有點血力，可以任爲替佛行事，無奈他的學力不足，不，完全不懂什麼東西；至於自己所信的「佛」，也不曉得什麼意思，只好不過隨緣度過光陰罷了！——逮至年老，或有人問他：

月下船燈調自悲，孤飛歸來空帳望，夕陽西照淚双垂。

寄凌雲寺路上人 陸湖生

梳、古寺白雲間。兩面紅塵別一山。世上誰人來靜隱，不知名利隔關。

其二 同人

凌雲古寺景清幽。墨客詩人托筆游。我待何時登聖域，雲山山水入吟眸。

評 欣露名山、胸中自雅。 趙山拜讀

除 夕 前 賢

家々司命醉塵宜。爆竹聲喧除夜時。愧我未能如買島，敢將酒脯祭新詩。

次除夕詩 施其文

今朝除夕醉塵宜。明日新年發誓時。一事無成堪嘆惜。半生到得補遺詩。

詩的大乘佛法社徵詩啓

原夫詩也者。直性大。發舒抑鬱。能歸納殊途於同軌。即爲觸萬有於一心。非細小暗昧之幽途。是固大光明之覺路。悟之者。非聖即佛。迷之者。非愚即狂。此本社徵詩之主義也。所有然者。人生宇宙。樂少苦多。生老病死。迅速無常。成住壞空。流轉無定。殘廢墮

『汝爲甚麼出家、汝一生的修行有何所得？』

他便對不出。——在他的心中必定暗想道：『啞啞！我平日——自至少至老』

並不留意到這一點。

『爲甚麼出家、有甚麼所得？』

這些爲難的事、我總不曉得、也未會聽着師父有所教示——或者能——能答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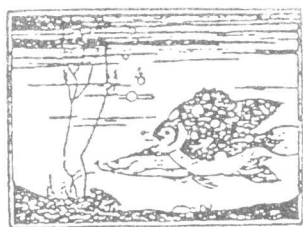
『噫！——這麼……』？

這等、自願且不暇、那能做替佛度衆生的工作。在客觀者而論、此等所謂僧伽、濫稱如來弟子、真是使人莫名其妙。（除了少數的法師、高明、碩德以外）——類此的人們到處皆是、中國佛教若使長此而往、你想佛法能興起不能興起？恐怕是不能興起的。因爲僧伽的本領、應作社會指導者、引導在黑暗裡生活的大衆兄弟姊妹們走上光明大路去纔是、那末反養成一種厭世的愚民、可不悲哉？！

這樣佛教、叫社會上的人們怎麼肯承認呢？然、若置之度外、不理會他、恐怕中國佛教、能够進到大慘特慘地時期來、也未可知。所以我們同志和諸位法師妥議、創辦這一——閩南佛學院、南山小學校——兩處的學校出來……。

一四

結。皆修羅爭戰之場。錦繡豪華。盡宛然纏迷之窟。滄深江海淚。難符平等虛名。流遍河山血。莫慰自由夢想。惟我詩人。仰視俯察。近取遠譬。靈犀一點。洞達玄關。彩鳳雙飛。沖開邪網。納乾坤於一粒。執日月於雙眉。雷電奮詩之威。冰霜肅詩之令。虹霞炫詩之色。風雲壯詩之氣。神圓沉此。神騰昇騰。詩之香也。虫吟鳥啼。猿鳴嘶吼。詩之聲也。花謝柳殘。鵲啼安泣。飢驅寒號。仇谷親滅。詩之哀也。冬梅夏荷。春蘭秋菊。氣洞珠履。金相玉質。詩之麗也。香塔玲瓏。玉雲高擁。梵宮璀璨。百寶低環。詩之莊嚴也。休養山林。麋鹿爲友。肥莊胡蝶。鷗鷺爲盟。詩之超逸也。凡諸佛妙羅列紛陳。應須彌山爲臺。數諸藍天爲紙。揮金剛杵爲筆。限阿僧祇劫爲時。驅道恒沙諸佛。掉展長舌。運泥羅錦手。亦不能述其盛而寫其盛。然而一曲狂歌。可徵真相。半句疏傷。可歇塵勞。英雄喝大風。聖哲頌復旦。勞人懷憤滿心思。離傷別離。隨時隨地。自由自在。可表意志。何況長吉尋題。香山覓句。今不異古。我豈畏他。此本社徵詩之理由也。凡我詩人盡歸乎來。其有佳章。願投本社。以便宣傳。化導民衆。爲此謹啓。



佛的陀成道

怎樣？

——
詰會教佛中蓋

來 景 曾

一、佛陀成道的事實

佛陀的誕生、出家、修行和佛陀的成道、說法乃至佛陀的涅槃、這等就是佛陀之生涯中所經過重要的事實，所以我們要研究佛陀傳的人們，對這些事件，必要有所注目，那末、誕生、成道和涅槃、比出家、修行和說法，重要得很，今日佛教之年中行事要，也有誕生會、成道會、涅槃會的聖會，可見這三個事實，為佛教徒切不可失念的。那末，我們再進一步，來比較這三件事實，那個為最要的？最不可缺的？像這樣去研究吟味起來，就可以知道佛陀的成道為最重要的。怎麼呢？誕

生和入滅不過出生和死滅，這還是生物當然要經過的，倘若佛陀的生活、和我們的生活一般，沒有特殊的意思和價值的時候，他的生和死，就沒有什麼珍奇的事實了！然則佛陀的生活中，適因有了成道的事實，所以他的誕生和入滅，方才變做了有意思的事實出來。

二、自覺和覺他

又因確實有了人格上的佛陀存在，所以佛教傳到今日，方才有了二千數百年之歷史的事實，這個勿論。而且佛教之不可滅而日進日興的事實，這可不是全然歸因廣大的佛陀之人格嗎？再者佛陀之廣大的人格，由那裡做來的呀？在我的見解，這個實在由他的自己修養和衆生資度之成績的結晶，來造成的，換句話說，就是自覺和覺他。再進一步，有自覺和覺他的力行，方才叫做覺行，又若沒有自覺，怎麼覺他？所以覺行圓滿的原因，豈不是歸因自覺嗎？然則什麼叫做佛陀的成道呢？……我們要知道佛陀的自覺，就是佛陀的成